

孝庄太后身边的奇女子苏麻喇姑

□ 刘姗姗



苏麻喇姑画像

于苏麻喇姑的记载，说她在玄烨幼时，“赖其训迪，手教国书”。也就是说康熙帝的满语都是苏麻喇姑启蒙的。另外苏麻喇姑还认真研习宫廷礼仪，在孝庄的肯定下，参加了“国初衣冠饰样”的制定，足见对她的器重。

第二点是，苏麻喇姑扮演了孝庄与顺康二帝之间的桥梁作用。皇太极驾崩之后，孝庄也就是当时的庄妃不过三十出头，非常需要有一人陪在身旁，苏麻喇姑就扮演了这个角色。据说两人虽在公开场合是主仆关系，但在私底下却形同姐妹。福临继位后，由于多尔衮专权把持着朝政，孝庄能和儿子福临见面的机会并不多，大约每月只能相见一次。此时，福临正需要孝庄指点，孝庄和顺治帝之间的私密往来、政治讨论，都是通过苏麻喇姑联络的。并且孝庄和福临聚少离多，二人之间的母子亲情也全赖苏麻喇姑维持。其次玄烨不到两岁就离开了皇宫，在宫外避痘，这时苏麻喇姑作为玄烨的满语启蒙老师，每日奔波于慈宁宫和玄烨所在的避痘所之间，不辞劳苦，充当着维系孝庄与福临以及孙子玄烨之间亲情的桥梁。

因此康熙帝亲切地呼唤她做“额涅”，也就是满语额娘、母亲

的意思，对苏麻喇姑很是敬重。然而康熙二十六年的十二月，孝庄突然离世，这让苏麻喇姑伤心不已。康熙为了缓解她的哀思，特命十二皇子胤禔交于苏麻喇姑抚养。她在胤禔的教育方面费尽心血，胤禔颇得苏麻喇姑为人通达、处事机敏、低调中允的真传，面对康熙末年诸皇子结党营私、明争暗斗的态势，胤禔始终中立，不参与夺权活动。因此在雍正继位后，他不仅未遭到打击，相反还被封做了郡王。乾隆朝时期，又加封为和硕履亲王，直到乾隆二十八年以七十九岁的高龄去世。

康熙四十四年的八月，身患重病的苏麻喇姑终于倒下了，并很快在九月去世。康熙当时正在京外，得知此噩耗，痛苦不已，命令将她的遗体暂放七日，待自己回京后再行安置。之后苏麻喇姑已超出自己身份的殡礼厚葬，寿终正寝。



薛居正守正不挠

□ 刘立祥

使军纪，或者冒犯了他的“虎威”，绝不姑息宽贷。麾下将士动辄得咎，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小过错而惨遭断舌、抽筋、折足等酷刑。一个百姓喝多了酒，和一个士兵发生口角，史弘肇指斥这个百姓恶语伤人，命令即刻推出腰斩于市，暴尸街头。有一个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指挥使，自恃与他交情深厚，当众顶撞了他，史弘肇登时火冒三丈，将这位指挥使当场乱棍打死。将士们目睹现场惨状，无不吓得瑟瑟发抖。

后汉乾祐元年（948年），史弘肇被擢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、领归德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后汉高祖刘知远临终之前，又指定史弘肇与王章、苏逢吉、郭威等为托孤大臣。史弘肇本来就只手遮天，飞扬跋扈，此时位兼将相，掌管着禁军，又是托孤重臣，更加嚣张蛮横，大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道，“威权震主，残忍恣恣，无敢忤其意者”。连皇上看见他都难掩惶惧之色，满朝文武更是无人敢招惹。

有一次，史弘肇属下一位官员某甲（史书未能留下斯人名姓），控告一位盐商违反禁令，论律当斩。尽管大家都知道此案纯属栽赃陷害，对于某甲的狐假虎威仗势妄为恨得牙根儿痒痒，然慑于史弘肇的淫威，无不三缄其口。这也难怪，谁愿意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呢？

眼睁睁看着盐商的脑袋就要落地，一个小芝麻官拍案而起，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。这个小芝麻官就是时任开封府判官薛居正。

薛居正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某甲自恃背靠大树，有恃无恐，气焰嚣张。薛居正大义凛然，无所畏惧，派员调查稽核，掌握了某甲与盐商结有宿怨的人证物证，揭露了其挟私诬告陷害的罪行。在铁证面前，某甲再也无法抵赖，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。薛居正毫不手软，立即将某甲拘捕，依法予以严惩。

俗话说：愣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面对薛居正的铁腕执法、公正无畏，史弘肇虽然恼怒异常，也不得不强忍一口气，息事宁人。

主政朗州，搭救千余僧人性命

后周显德七年（960年）正月初二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建

立宋朝，薛居正被任命为户部侍郎，不久，调任许州（今河南许昌）知州。

建隆四年（963年）正月，赵匡胤任命慕容延钊为枢密副使、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，发起了对荆湘地区的攻势，宋军一路所向披靡。攻取湖南之后，朝廷调薛居正任朗州（今湖南常德）知州。其时，朗州境内的敌军残余势力依然十分猖獗，敌军首领汪端率众时而逃入深山，时而出没于城乡，烧杀抢掠，骚扰百姓。更令宋军头疼的是这些残兵败将利用人地熟稔的优势，每每化装成百姓，混迹于民众之中，平时极难发现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兴风作浪，制造祸端。

这使得慕容延钊十分恼火。

一次激烈战斗之后，汪端及其数千兵将逃之夭夭，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慕容延钊指挥将士四处搜寻，搜来查去，连一个敌军的影子都没找到。“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党，议欲尽捕诛之。”于是，便将千余名僧人全部捆绑起来，准备杀戮。

薛居正断定个中必大有蹊跷，力排众议，苦苦劝谏宋军将领，人命关天，切不可莽撞行事，千方百计拖延时间。后来，宋军追踪侦查，终于擒获敌军首领汪端，经过审讯，得知僧人与敌军溃逃毫无关系，更不是他们的同党。僧人们随即全部获释，一个个长跪不起，痛哭流涕，伏地一拜再拜，山呼万岁。薛居正的明晰和苦苦劝谏，使得千余僧人绝处逢生。

主持科考，从容为国选贤才

据《宋史·马仁瑋传》：“薛居正知贡举，仁瑋私囑所与者，榜出，无其人。闻喜宴日，仁瑋酒酣，携所囑者诣居正切责之。为御史中丞刘温叟劾，帝优容之。”

这段文字记载了薛居正主持贡举考试的一桩史实——

建隆三年（962年），朝廷任命枢密直学士薛居正为权知贡举，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，请托说情者随之纷至沓来。时值宋初，百业待兴，国家的制度法令尚不完备，许多事情都有充分的人为操作的空间。面对八方说客，权贵请托，薛居正从容泰然，心如古井无波。龙捷左厢都指挥使、汉州防御史马仁瑋找到薛居正，恳请他关照自己的一个部属。马仁瑋是一位威名远扬的

悍将，战功卓著，在朝廷享有很高的威望，本以为自己位高权重，声名显赫，又深得皇上的宠爱，薛居正不会驳自己的面子。

到了发榜之日，马仁瑋顿觉颜面扫地——自己的部属竟然落孙山。马仁瑋不由七窍生烟！暗暗下定决心，必欲寻机报复。

不久，朝廷举行闻喜宴，即赐予新科进士的宴会，马仁瑋喝到酒酣耳热之际，拍案而起，要起了酒疯。他拉着自己那个落第的部属，气势汹汹地冲到薛居正面前，污秽满口，痛加斥责。御史中丞刘温叟为薛居正鸣不平，奏劾马仁瑋挟私泄愤，凌辱大臣，赵匡胤竟对这位爱将网开一面，不闻不问。

乾德元年（963年），薛居正被擢升为兵部侍郎，并以本官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；乾德五年（967年），加吏部侍郎；开宝六年（973年），拜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（宰相）。同年，主持监修的《旧五代史》撰成。“居正气貌雄伟，饮酒至数斗不乱。性孝行纯，居家俭约。为相任宽简，不好苛察，士君子以此多之。自参政至为相，凡十八年，遇讦始终不替。”

太平兴国六年（981年）六月，薛居正因服升砂中毒，正在朝堂奏事时毒发，堂吏慌忙将他扶回家，病亡，享年70岁。宋太宗赵光义特诏辍朝三日，追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号“文惠”。

薛居正人如其名，守正不挠，生逢乱世，任四海鼎沸，天地翻覆，自笃志向学，心无旁骛，埋首苦读。少入仕途，历任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、北宋四朝，宦海一生，无论任职朝堂还是主政一方，无论官居何职，也无论世风清浊，政治生态良善或险恶，都殚精竭虑，恪尽职守，刚正不阿，使我们不由想起孔子对卫国大夫子鱼的赞叹：“直哉史鱼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无道，如矢。”纵观薛居正的一生，真可谓“笃信好学 死守善道”，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

薛居正名高千古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谓之：“居正操行方重，不事苛察。好读书，为文敏赡。”宋哲宗朝宰相范纯仁谓之：“发挥圣德，经纬邦国。端重言归，庐在空谷。松柏滋荣，麋鹿攸伏。惟孝惟忠，其人如玉。”



编者按

近日，本文作者读到张之洞致丁宝桢的一封长信，内容关涉清末四川吏治、文教等诸多大政，是研究张之洞人才、教育思想以及四川近代历史的重要文献。这封信是最新发现（未见发表），现就信中所涉重要人物及事件作粗浅解读。

彩笔曾干气象

张之洞致丁宝桢信札释读（一）

□ 刘凤标

巡抚，为官勇于担当，清廉刚直，因智杀太监安德海、治理黄河水患、创办山东机器制造局等仁政受到百姓爱戴。升任四川总督后，57岁的丁宝桢壮心不已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于是，他给曾在四川任过学政，当时已回京任文渊阁校理的张之洞写信，“垂询蜀中官吏贤否”。

这就是张之洞写这封信的缘故。

尽管张之洞感动于丁宝桢的“求治虚衷”，但在评判蜀中官吏这个问题上，他还是有所顾虑的，主要“深恐蹈不密之戒”，所以“怵怍欲言，辄复中止”，特别想谈，又不敢说，“不肖者不敢尽言”。最后，张之洞复杂问题简单处理，“举其贤者”，郑重举荐他的儿女亲家唐炯。

唐炯（1829—1909）字鄂生，晚号成山老人，贵州遵义人，道光二十九年举人。早年曾组织团练镇压贵州苗民起义。1867年，奉四川总督崇实命，率川军入黔。连破苗民军和号军，擢升道员，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。后为四川总督吴棠所劾，还蜀。

张之洞举荐唐炯，正是唐炯为吴棠所劾的“低谷时期”。也是唐炯命好，这时换了新的总督，张之洞抓住时机，对唐炯一番美言，评价极高。可能是张之洞的举荐确实起了作用，新任总督很是倚重唐炯，“令佐治盐策，旋补建昌道。六年，署盐茶道”。安排的都是重要岗位。人说丁宝桢在四川十年干了三件大事，其中之一就是改良盐法。他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唐炯来办，可见对唐炯的信任，也看得出他对张之洞信中所谈内容的认可和重视。唐炯也确实不负所望，在盐茶道任上革弊鼎新，搞了六项改革措施，致使百余年“引目浑肴、款项轆轳诸弊，至是尽革”。

“举贤不避亲”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。敢于“举贤不避亲”，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，一是出于公心，为国举贤；二是所荐之人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才。否则，很容易被人误读。举荐唐炯，体现了张之洞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格局和为国担当的胸怀气魄，是研究张之洞人才思想的典型案例。

严厉指出川蜀弊政

在郑重举荐唐炯之后，张之洞简单地概括了川省官吏“所谓贤员能员者”的几种类型，但还是不具体到哪个人。然后，话锋一转，对“川省积弊”进行了大胆的揭露，总结了“官场专送讲生”“州县好用非刑”等15条川省官场上下存在的不良现象，条条见血，毫不留情。虽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人，但很多事情如“发审局少平反”“教官勒逼新生，贪忍无理”“釐金多入己、少归公”等，已经非常具体了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张之洞在这些关乎国运民生的问题上，能够直言相告，表现出对国家事业、师长友朋高度负责的品质。

通过张之洞对“川省积弊”的观察总结，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张之洞在川省为官几年，留意政风民情，作风深入细致，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，为丁宝桢革弊鼎新，开创工作局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见和突破口。丁宝桢任四川总督十年间，改革盐政、整饬吏治、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、兴办洋务抵御外侮，造福桑梓，政绩卓著，深得民心，被朝廷誉称为“国之宝桢”。这与张之洞“荐贤”“指弊”，对他的帮助是有关系的。

成人之美，关键是成人之事。所谓君子道义之交，应该是助其干成想干成的事、成为他想成为的人，是大格局、大情怀、大境界。所以，在信的开头，张之洞对丁宝桢主政川省后的所作所为大加赞扬，虽然不乏溢美之词，但看得出来，张之洞还是由衷地钦佩和为丁宝桢高兴的。所以，他才会认真地写这封信，将自己在川省的调研成果送给丁宝桢参考使用。

丁宝桢、张之洞之所以都能成为令人敬仰的一代名臣，就在于他们背负天下，心系苍生，知道为什么而来，向哪里去，该怎样干。志相同、道相合，所以才能够惺惺相惜，砥砺前行。这也是这封信件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和宝贵财富！



信件的第一部分如下：

“稚璜官保老前辈大人阁下：前付四川奴子，费上一笔，凉登掌记。数月以来，邸报钞传，蜀人书问，称述德政，美不胜收。雷厉风行，条分缕析，屏民吐气，墨吏洗心，为西州五十年来未有之遭逢，为今日数十数省未有之气象，钦佩之隐，无待语言。”

“夏间辱荷手教，垂问蜀中官吏贤否？仰见求治虚衷。侍在蜀三年，虽亦略知一二，惟远道尺书，深恐蹈不密之戒，以故，怵怍以言，辄复中止。不肖者不敢尽言，举其贤者以塞钧命。”

“窃谓唐鄂生观察炯实为蜀史人才第一。其人廉洁强毅，识趣远大，胆略雄奇，习于蜀事。论其节操才器，必特为川省大小官属之冠，即合今各省司道计之，亦当不出前五名内。此君与侍至亲，当初因深重其人，始与结婚。其治行战功，蜀人自能道之。度已久在精鉴之内，侍亦窃附举不避亲之义可乎。蜀吏优劣，渠尽知之。但请咨访，当无差缪，叩击不穷，可省侍无数笔舌矣。”

“近年来，蜀中上台所谓贤员能员者，自龛生迂见观之，大率不外刻者，诈者，油滑者，灵利者数种，温厚所照自不能欺，无待更举其姓名矣。”

“至于川省积弊，侍所目击身经者，谨疏数条以备财择，具于别纸：

- 一、绅士进言宜察十言九私；
 - 二、省城三标兵弁喜生事，告假回籍者同；
 - 三、候补官多本籍人，亲族幕友应回避者不回避；
 - 四、釐金多入己、少归公；
 - 五、官场专送讲生；
 - 六、发审局少平反；
 - 七、州县好用非刑；
 - 八、公呈保留颂美地方官皆系指使，捏名不可信；
 - 九、差风甚炽，凌蔑士类，官必袒差；
 - 十一、教官勒逼新生，贪忍无理，动辄破家；
 - 十二、士人好出入衙门，媚官长交丁胥，勾串闻说，把持嚇诈；
 - 十三、民俗不重廉耻，不分流品，丁役僭侈已甚；
 - 十四、宁远铜厂甚旺，由藩司钱局扣剋使费太重，不能多运；
 - 十五、省城无积谷。
- 至于裁夫、马禁奢华，严、咽、匪等事，闻已施行，故不赘及。此二纸新付丙。”

这是此信的第一部分内容。

举贤不避亲

光绪二年（1876），丁宝桢（1820—1886，字稚璜，贵州平远人，咸丰三年进士）升任四川总督，在此之前，他是山东